

曹文轩 著

根鸟



曹文轩纯美小说系列

“我肯定是迷路了。”根鸟打消了寻找寺庙的念头，在心中道一声“老僧人，再见了”，双腿一敲马肚，那白马便飞也似的奔跑在被春天的阳光洒满的荒寂野道上……

曹文轩纯美小说系列

根鸟

曹文轩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根鸟 / 曹文轩著. —2版. —南京: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5. 3
ISBN 7-5346-2422-3

I. 根… II. 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024930号

书 名 曹文轩纯美小说系列

——根 鸟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210009)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210009)

苏少网址 <http://www.sushao.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五四印务有限公司

(江宁区东山高桥工业集中区丰泽路 211101)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6.25 插页 5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2 版

2009 年 6 月第 3 版

2010 年 1 月总第 36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46-2422-3

定 价 15.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



目录

第一章	菊坡	001
第二章	青塔	035
第三章	鬼谷	074
第四章	米溪	110
第五章	莺店	155



第一章 菊 坡

1

整整一个上午过去了，根鸟连一只麻雀都未能打到。

根鸟坚持着背着猎枪，拖着显然已经很沉重的双腿，摆出一副猎人的架势，依然煞有介事地在林子里转悠着，寻觅着。那对长时间睁大着的眼睛，尽管现在还是显得大大的，但目光实际上已经十分疲倦了。此刻，即使有什么猎物出现在他的视野，他也未必能够用目光将它发现和锁定。他的行走，已经很机械，脚下被踩的厚厚的落叶，发出一阵阵单调而枯燥的声响。

这座老林仿佛早已生命绝迹，不过就是一座空空的老林罢了。下午的阳光，倒是十分明亮。（太阳在林子的上空，耀眼无比地悬挂着。阳光穿过树叶的空隙照下来时，犹如利箭，一支一支地直刺阴晦的空间，又仿佛是巨大的天河，千疮百孔，一股股金白色的流水正直泻而下。）

天空竟然没有一只飞鸟。整个世界仿佛已归于沉寂。

根鸟想抬头去望天色，但未能如愿，茂密的树叶挡住



了他的视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较大的空隙，然后尽可能地仰起脖子，朝上方望去。本来就很高大的杉树，此时显得格外高大，一柱柱的，仿佛一直长到天庭里去了。（阳光随着树叶在风中摇晃，像无数飘动的金箔，在闪闪烁烁。）他忽然感到了一阵晕眩，把双眼闭上了。然后，他把脑袋低垂下来。过了一阵，他才敢把眼睛睁开。他终于觉得自己已经疲倦得不能再走动了，只好顺着—棵大树的树干，像突然抽去了骨头—般，滑溜下去，瘫坐在树根下。

从远处看，仿佛树根下随便扔了一堆衣服。

根鸟迷迷糊糊地睡去了。

老林依旧寂寞。风在梢头走动，沙沙声只是加重了寂寞。

根鸟似乎是被一股凉气包围而突然醒来的。他揉了揉双眼，发现太阳已经大大地偏西了。他十分懊恼：难道今天要空手回去吗？

十四岁的根鸟，今天是第一回独自一人出来打猎。

他本来是带了一个让他兴奋的愿望走进这座老林的：我要以我的猎物，让父亲，让整个菊坡人大吃—惊。早晨，他扛着猎枪走出菊坡时，—路上都能感受到人们的目光里含着惊奇、疑惑和善意的嘲笑。“根鸟，你是一个人去打猎吗？”几个比他要小的孩—子，跟在他屁股后面追问。他没有回头瞧他们—眼，也没有作出任何回答，依然往前走他的路——就像父亲—样，迈着猎—人特有的步伐。

可是直到现在，他甚至连—根鸟的羽毛都没有发现。

他立即从树根下站了起来。他一定要在太阳落下去之前打到猎物，哪怕是一只秃尾巴的、丑陋的母山鸡！但他的步伐显然不再是猎—人的步伐了。猎—人的步伐是轻盈的，从地



面走过时，就仿佛是水一般的月光从地面滑过。猎人的步伐是敏捷的、机警的、不着痕迹的。此刻，他已失去了耐心，脚步快而混乱，落叶被踩得沙沙乱响，倒好像自己成了一个被追赶的猎物了。

有一阵，根鸟甚至忘记了自己是在寻觅猎物，只是在林子里漫无目标地走着。他的心思居然飘荡开去，想起了一些与打猎毫不相关的事情。疲软的脚步，只是向这个世界诉说着，老林里有一颗生命在无力地移动。当根鸟终于想起自己是在寻觅猎物时，他看到了进一步偏西的太阳。于是，他预感到了今天的结局将是很无趣的。

但，根鸟依然坚持着他的寻觅。

当他的注意力将再一次因疲倦而涣散时，一道明亮的白光，忽然在他头顶上如闪电一样划过，使他惊了一下。他抬头望去，只见蓝如湖水的天上，飞着一只鹰——一只白色的鹰。

老林因为这只鹰，而顿生活气。

这是根鸟大半天来看到的惟一的动物。他的精神为之一振，双目如挑掉灯花的油灯，刷地亮了。

鹰不是他的猎物，但它却激活了他的神经。他因为它的翱翔，而浑身一下注满了力量。

根鸟从未见过，甚至也从未听说过鹰有白色的。因此，它的出现，还使根鸟感到了一份诡秘，甚至是轻微的恐怖。它的出现，又似乎是非常突然的，并不是由远而近的，就在那一瞬间，毫无缘由地就从虚空中出现了。根鸟觉得这座老林更加幽深与荒古。他心中有了想回转的意思。但这点意思又一下子不能确定起来，因为那只鹰很让他心动与迷惑。

鹰在天空下展着双翅，像一张巨大的白纸在空气中飘



荡,又像是一片孤独的白云在飘移。阳光洒在它的背上,使它镶了一道耀眼而高贵的金边。有一阵,它飞得很低,低得使根鸟清晰地看到了那些在气流中掀动着的柔软的羽毛。

鹰牵引着根鸟。当它忽然滑向天空的一侧,被林子挡住身影时,根鸟甚至感到了一种空虚。他用目光去竭力寻找着,希望能够再次看到它。它合着他的希望,像一只风筝得了好的风力,又慢慢地升浮到他的头顶。这使他感到了一种失而复得的喜悦。

鹰将根鸟牵引到了林间的一个湖泊的边上。

一直被树林不住地遮挡住视线的根鸟,顿觉豁然开朗。

那湖泊水平如镜,倒映着天空与岸边的白杨树。空气因为它,而变得湿润。根鸟感到了一种惬意的凉爽。这时,他看到了倒映在湖泊中的鹰。它在天空中盘旋,使根鸟产生一种错觉:鹰在水中。当有微风吹皱湖水时,那白色变成虚幻的一团,仿佛绿水中漫散着白色。等风去水静,那模糊的白色,又变成了一只轮廓清晰的鹰。

这鹰就一直飞翔在根鸟的视野里,仿佛有一根线连接着根鸟,使它不能远去。

鹰忽高忽低地飞了一阵,终于落在湖边一棵枯死的老树上。它慢慢地收拢着翅膀。它一动不动地立在一根褐色的树枝上,脑袋微微向着天空。

这是一副神鸟的样子。

根鸟在草地上坐下,就一直看着它。他觉得这只鹰好奇怪:它为什么总在我的头顶上飞翔呢?当他终于想起他是被鹰所牵引、是他自己来到了湖边时,他对自己有点生气了:你还两手空空呢!这时,他希望那只鹰是一只野鸡,或是一只其他什么可以作为猎物的鸟。他下意识地端起枪,将枪口对



准了鹰。

鹰似乎看到了他的枪口，但它却动也不动。

根鸟有点恼火了：这鹰也太不将他放在眼里了。有那么一瞬间，他真想扣动扳机，即使不对准它，也可以至少吓唬它一下。他甚至想到了咣的一声枪响之后那鹰失魂落魄地飞逃时的样子——那样子全无一点鹰的神气。

根鸟决心不再去关心这只鹰。他拎着枪，站了起来。他要沿着湖边走过去，看一看他能否在湖边的草丛与灌木丛里碰到运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他走出去一段路后，那只鹰从枯枝上起飞，又飞临到他的视野里。这使根鸟心生一个让他心惊肉跳的疑惑：这鹰莫不是将我看成了它的猎物？他的眼前便出现鹰从天空俯冲而下捕捉草地上的野兔或者是捕捉水中大鱼的情景：那兔子企图逃跑，但最终也未能逃脱得了鹰的利爪而被压住、被拖向天空，那鱼在空中甩着尾巴，抖下一片水珠……想到此，根鸟既感到这只鹰的可笑，同时还有对鹰敢于蔑视他的愤怒，当然还夹杂着一丝独自一人被一只巨鹰所盯上的恐惧。

鹰并没有俯冲下来，只是在他的视野里作了长时间的飞翔之后，漂亮地斜滑而下，落在根鸟面前的一个长满青草的土丘上。

根鸟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这只鹰了：（它像清寒的春风中的最后一团晶莹的雪；它的脖子强劲有力，脖子上的一圈淡紫的羽毛在阳光下闪着金属一般的亮光，显出一番王者气派；当它的脑袋微微低垂时，它的嘴，像一枚悬挂在海洋中的黑色鱼钩；它的两条腿犹如两根粗细适当的钢筋，它们撑起了一个矫健的形象。）

根鸟最后看到了鹰的眼睛。像所有鹰的眼睛一样，那里



头有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凶恶。

他再一次举起了枪，将枪口对准了它。他的心中确实有枪杀它的欲望，但他迟迟没有扣动扳机，因为他仍不想将鹰当成他的猎物。“这该死的鹰，还不快走！”他收起了枪，但他随即大叫了一声。

鹰并未因为他的恐吓而飞起，依然立于土丘之上。

根鸟转过身，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剩下的时间实在不多了，他必须抓紧。他不能空手而归。他带着一种侥幸心理：也许就在天黑之前，会突然碰到猎物。随着太阳的西移，天气格外清凉。根鸟将枪背在肩上，并且耸了耸肩，重新振作起来。他感觉到自己又能够聚精会神了。

他忘记了那只鹰。

天光渐渐暗淡，湖水的颜色渐渐变深，梢头的风也渐渐变得有力。远山传来了阴森森的狼嚎声。

几乎就要完全失望的根鸟，终于发现距离他五十米远的一块岩石上蹲着一只兔子。那兔子的颜色几乎与岩石无法分辨，但还是被根鸟那双渴望与机警的眼睛看到了。这也许是今天惟一的机会了，根鸟必须小心翼翼，不要让这惟一的机会丢失掉。他蹲下来，然后匍匐在草丛里，慢慢地朝岩石爬去。他必须要在最有效的距离内扣动扳机。

那只兔子自以为任何人也无法发现它，蹲在岩石上朝天空作一种可笑的观望，然后用双爪反复地给自己洗脸。洗了一阵，还歪着脑袋朝水中的影子看了看。它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同类，做出一种要扑下去与其嬉闹的姿势。

根鸟停止爬行，慢慢支撑起身体。他找到了一种最佳的姿势之后，将枪管一点一点地抬起，对准了那只兔子。他没有立即开枪，而是很耐心地瞄准着，惟恐失误。他终于认为



他的姿势与枪口的高度都已达到最可靠的程度，将手指放到扳机上。这时，他能听见的，只有扑通扑通的心跳。他的手有点发颤，但还是牢牢地托住了枪托，扣动扳机的手也在逐渐施加压力。正当他就要扣动扳机时，那只鹰忽然如幽灵一般又出现了，并且如一块银色的铁皮一般，从空中直削下来。那只兔子一惊，吱的一声惊叫，随即跃起，跳进草丛里仓惶逃窜了。

根鸟气急败坏，把本来对准兔子的枪口对准了鹰。

鹰居然落下了，就落在那只兔子刚才蹲着的那块岩石上，并且将脑袋对着草丛中的根鸟。

根鸟看了一眼天色，知道今天的结果已不可能再改变了，不禁怒火中烧，突然站起身来，将枪口牢牢地对准了那只鹰，随着一声“这可恶的鹰”，扣动了扳机。

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响之后，是一团蓝色的火花。那鹰猛烈震动了一下，摇晃着倒在岩石上。

根鸟摸了摸发烫的枪管，望着岩石上的鹰：它既像一堆水沫，又像是一块被风鼓动着的白布。他忽然觉得心里有点难过，但在嘴中说：“这不能怪我，是你自找的！”

太阳已躲到林子的背后去了，余辉从西方反射，将天空变成金红色。

根鸟将枪背到肩上。他得回转了，他必须得回转了。他最后瞥了一眼那只被风吹开羽毛的鹰，转过身去。这时，他听到身后有沙沙声，掉转头一看，只见那只鹰正竭尽全力拍打着翅膀，并挣扎着将脑袋抬起来。黄昏前的片刻，反而可能是一天里最明亮的片刻。根鸟清清楚楚地看到鹰的目光里似乎有一种哀戚的呼唤，并且这种呼唤就是冲着他的。他犹豫着。而就在他犹豫的这阵子，那鹰就一直用那对使人心



灵感到震颤的目光望着他。他在它目光的呼唤下，一步一步地走向它。当他终于走到它身边时，它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随即，脑袋像藤蔓枯萎了的丝瓜垂落了下去。他顿生一股悲哀之情，弯下腰去，用双手将那只鹰捧起。这时，他突然发现鹰的腿上用一根红头绳缚了一个布条。他取下布条，无意中发现那布条上竟然写着字：

我叫紫烟。我到悬崖上采花，掉在了峡谷里。也许只有这只白色的鹰，能够把这个消息告诉人们。它一直就在我身边呆着。现在我让它飞上天空。我十三岁，我要回家！救救我，救救我，救救紫烟！

根鸟轻轻放下那只鹰，用手抚摸了一阵纯洁而松软的羽毛，向它深深鞠了一躬，转身朝家走去。

2

根鸟感觉到这是一个女孩的名字。菊坡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女孩，根鸟也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

父亲说：“只能到菊坡以外的林子去打听谁家丢了一个叫紫烟的女孩儿。”

当天晚上，根鸟父子俩就提着小马灯离开了菊坡，一路打听下去。可是走了许多地方，直到天亮，也未能打听到谁家丢了孩子，甚至谁也没有听说过有个女孩叫紫烟。

天快亮时，根鸟父子俩拖着疲倦不堪的身子，又回到了菊坡。

根鸟一觉睡到了下午太阳即将落山。他坐在门槛上，掏



出口袋里的那根布条，默默地看着。

布条上的字歪歪扭扭的，仿佛写字的人当时在颤抖着手。根鸟猜测，那是用树枝蘸着一种草汁写的。他觉得这是一件确实发生了的事情。他在反复看了布条上的字之后，将布条放回口袋，走出院子，走到村前的大路口。他希望能看到一些从远方而来的过路的陌生人。他要向他们打听有没有听说过有一个叫紫烟的女孩。

大路空空，偶尔走过一个人，也是他所认识的菊坡人，或是与菊坡邻近的外村人。

根鸟又跑到大河边上。他要大声问任何一条过路的船：“你们听说过有一个叫紫烟的女孩吗？”然而大河也是空空的，只有无声向前流动的河水。

根鸟的身后是一架正在转动的风车，永远的吱吱呀呀的声音，使他觉得永远也不能得到一个他所希望的回答。他大概只能在心里揣着一个谜团，而无望地走动在菊坡，直到将它渐渐淡忘。

眼下，已进入秋天，菊坡这地方到处开放着菊花。黄的、红的、蓝的、白的，五颜六色、形状各异的菊花或一片片，或一丛丛，或三两株，空气里满是它的香气。这是菊坡最让人迷恋的季节。在这样一个季节里，根鸟照理应是欢乐的。但现在的根鸟无法欢乐。他的眼前总是那只神秘的鹰和那个令人心情不安的布条。他既不能看到四处开放着的菊花，也闻不到它们的香气。他显得有点呆头呆脑的。

天色渐晚，坡上的老牛在呼唤远走的牛犊回到它的身边。在大河中央游着的鸭子，也在向岸边的鸭栏慢慢游来。从村里传来大人呼唤小孩归家的声音。竹林里，飞来许多准备歇宿的麻雀，唧唧喳喳的喧闹，意味着不久就是它们宿眠



后的鸦雀无声。河那边的景色渐渐变得虚幻，村里的炊烟也渐渐在暗淡下来的天色中，不易被觉察了。

根鸟想着峡谷中那个叫紫烟的小女孩：有人救了她吗？怕是还没有。她不能回家，她只能独自一人呆在峡谷里。对她来说，夜晚实在太可怕了。

夜里，根鸟无法入睡。他穿上衣服，紧缩着有点怕凉的身子，走出院门。他在门槛上坐下，望着似乎很荒凉的天空。几颗凉丝丝的星星在朦胧中闪烁，向他诉说着遥远与孤寂。门前水沟边的芦苇丛里，一两只萤火虫，发着微弱的亮光。夏天已去，它们还在勉强地坚持着。但变得淡而无力的亮光在告诉人，它们不会再坚持多久了。小山那边是一片草地，大概是牧羊人无法忍受这夜的清静与寂寞，在哼唱着。那单调的声音被拉得很长，似有似无地传过来。声音是潮湿的。

夜晚的菊坡，让人多愁。

父亲的咳嗽声响在他的身后。

“夜深了，睡觉吧。”父亲说。

根鸟依然坐着。

“这事情不一定是真的。”

“是真的。”

“你怎么知道就是真的？”

“我知道它是真的。”

“就不会是一个小孩使坏主意，要好心的人？”

“不是。”

“我打了这么多年猎，也没有看到过一只白色的鹰。”

“可我看到了。就是一只白色的鹰。”

“就算是真的，又能怎么办？”

“……”



“她家里的人，总会搭救她的。”

“她家里的人，不知道她掉进了峡谷里。”

“你怎么知道的？”

“我知道。”

“再说，这孩子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就掉进峡谷了。不一定活着了。”

“她还活着。”

“这是你心里想的。”

“她肯定还活着。”

“活着又能怎么样？谁知道那个峡谷在什么地方？”

“总会找到的。”

“天凉了，进屋吧。”

“明天，我去县城。”

“县城里也没有峡谷。”

“我去看看城里有没有寻人启事。谁家丢了人，都在城里贴寻人启事。城里人来人往的，消息传得快。”

第二天一早，根鸟就去了三十里外的县城。

根鸟都有两年不来县城了。

街上跑着马车、人力车、自行车，一街的铃声。街两侧，是大大小小的商店、客栈与饭铺，还有许多手工艺人摆的摊子。虽是一个小城，倒也繁华与热闹。

根鸟无心去观望这一切。进了城门之后，他就一路靠着街边走，眼睛直往墙上瞧，看有没有寻人启事。倒是不断地能看到一些寻人启事，但十有八九，都是寻找一些因精神不正常而走失了的人，而其中又以老年人居多。

根鸟很执著，走完一条街，又再走一条，走了竖街又走横街。不管那些是早已贴上去的或是刚刚贴上去的，也不管是



不是寻人启事，只要是张纸，根鸟都要走向前去看一看。人们都很忙，又各有各的事，谁也没有去注意这个行为怪异的少年。

中午，根鸟走不动了，就在一棵梧桐树下坐下来，然后掏出早晨从家里带来的一个大红薯咔嚓咔嚓啃起来。他的目光显得有点呆滞。这是一个身体疲倦且又被一团心思所纠缠的人所有的目光。啃完红薯，他疲乏地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他在睡梦里隐约觉得头顶上方有一种枯叶被风所吹之后发出的声音。他微微睁开眼睛，就着梧桐树干，仰起脖子，朝上方望去。这时，他看到了梧桐树干上贴着的一张纸，正在风中掀动着一角。他起初只是不抱任何希望而呆呆地看着，但随即跳起，将脸几乎贴到那张纸上看起来：

七月十日，十三岁的小女早晨出门，从此就不见归来。小女扎一根小辫，长一尺有余，身着紫色上衣、湖蓝色裤子，圆口鞋，红底黄花。有一对虎牙，左耳有一耳环。有知下落者，盼联系，当以重金致谢。

兰楼镇 朱长水

根鸟一把将这张寻人启事揭下，随即向人打听去兰楼镇的路。

在去兰楼的路上，根鸟一直脚步匆匆。

“我说这事不是假的。”他为自己已在父亲面前坚持住了自己的看法而感到高兴。“我差一点就和父亲一样那么去想。”他为这种侥幸，而感到犹如被凉水泼浇了一般，不禁全身激灵了一下。“就是她，就是紫烟，十三岁……”他想撒腿跑起来，但已跑不动了，“她还活着，她会活着的，峡谷里有的是充



饥的果子……”

他从口袋里掏出了那根布条，布条随即在风中飘动起来。

傍晚，根鸟来到了兰楼。

根鸟打开那张寻人启事给人看，随即就有人将他带到镇西头一个院子的门口。

“朱长水，有人找。”那个将根鸟领到此处的人敲了敲院门说。

院门打开了。

“我就是朱长水，谁找？”

“我。”根鸟连忙说，“大叔，你家是不是丢了一个十三岁的女孩？”

“是的。”

“我知道她在哪儿。”

“在哪儿？”

“在峡谷里。她去采花，掉到峡谷里去了。”根鸟将那根布条递给那个叫朱长水的汉子。

朱长水看完条子，笑了：“我的小女儿已经找到了，但不是从什么峡谷里找到的。她是在棉花地里，被摘棉花的人发现的。”

不知为什么，根鸟突然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失望。他的手一松，那张失掉意义的寻人启事飘落到地上。

“这个掉进峡谷的女孩肯定不是我的小女儿。我的小女儿也不叫紫烟，叫秀云。”

门外，忽然响起杂乱的脚步声。

“这帮小兔崽子，又欺负我家秀云了。”

朱长水正说着，一个小女孩气喘吁吁跑到了院门口。她